

15日是国际盲人日。14日,记者扮成盲人走上街头——

盲生活,温暖而感动

本报记者 杨璐

14日,在国际盲人节到来前夕,记者闭上眼睛,走上街头,做了一次“盲人”。坐公交,过马路,学按摩……这些看起来平凡的事情,却让我收获了不平凡的温暖和感动。

公交车上,那一双双扶持的手

戴上墨镜,手里拿上一根临时选用的导盲棒,就这样闭着眼睛站到东岳大街的乐园小区公交车站前,等待着即将到来的4路车。

周围车水马龙,可以听见等公交车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,忽然听见一个人说了一句“4路车来了”,记者就慌慌张张地摸向车门,在导盲棒的帮助下跌跌撞撞上了车。

眼前一片漆黑,不知道为什么车上也很静。司机慢慢地启动了车,继续前行。由于看不见,记者只能伸出手到处摸索,希望能抓住上面的扶手。正在这时,忽然有一只温暖的手抓住了记者的手,引导着记者抓住上面的吊环,记者心中立刻涌过一阵暖流。

可以感觉到车上有很多人,每每到站时就有人从记者身边挤过下车。黑暗中乘公交车非常不踏实,首先是车的颠簸让人感觉到眩晕,再就是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总让人产生一种不安全感,记者不由得将肩膀上的包紧紧地抱在胸前。

4路车经过火车站后,车上的

人渐渐减少,这时候,一个热心的女声在耳边响起,听声音她有四五十岁的样子,“这边有座,姑娘,你坐在这边吧。”她抓住记者的手,带着记者摸到座位。“你一个人上街家里人怎么放心啊?今后出门要找个人陪着。”这个温暖的女声又响起。

由于看不见,所以在车上只能仔细地听公交车的报站。记者的目的地是岱庙,由于害怕闭着眼睛行动不便会影响司机开车,所以,刚过了上河桥站,记者就站起身,打算下车。这时,有好几个关切的声音响起,大家七嘴八舌地问,你想去哪儿啊?当得知记者要在岱庙下车时,车上人都说:“你不用慌,就在位子上坐着吧,等下车时我们领你下去。”当时,一直假扮盲人的记者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。

在大家的帮助下,记者得以顺利下车,车上的几位市民一直将记者搀扶到路边安全处才离开。当记者询问他们名字时,他们都说着“没关系”,然后匆匆离去。

马路上,那一声声善良的童声

到了岱庙,正赶上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学生下学。路边有盲道,但是上面停放了不少车辆,就这样,记者继续进行盲人体验。

依然是一段跌跌撞撞的路程。导盲棒在地上点着探路,碰到有台阶的地方,记者的心就猛地一沉。没两分钟,忽然有一个男孩的稚嫩童声响起,他说:“阿姨,前面有车,我领着你吧。”原来,一辆三轮车停在了盲道上,由于记者使用导盲棒的技术有限,差点撞到三轮车上,幸好有这个男孩子及时指引。周围有不少接孩子的家长,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说,“现在的孩子真好。”

走了大约几十米,男孩被妈妈接走,记者的臂弯又被一位小女孩儿挽住,继续往前走。记者能感受

到身边有七八个学生。当有台阶时,他们会放慢脚步,说“阿姨,这里有台阶,你慢慢下。”

当得知记者要到马路对面的岱庙时,几个小学生称可以把记者扶过马路。她们一边和记者快乐地聊天,一边看着来往的车辆。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,当记者的导盲棒点歪了时,一旁的一位小男孩儿还轻轻帮记者扶正了棒子。

经询问,领头的小姑娘叫做董雨涵,是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五年级七班的学生。过马路后,小学生们都离开了,周围的路人告诉记者,在这些孩子们搀扶着记者过马路时,有一位大人不放心,一直跟在身后,等孩子们安全过了马路才离开。

学按摩,半小时就腰酸背疼

经过两段温暖的路程后,记者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,跟着盲人师傅简单地学习了按摩手法之后,开始给顾客按摩。

盲人师傅告诉记者,盲人按摩是盲人从事的比较普遍的职业,他有不少盲人朋友都是做按摩的。盲人按摩讲求手法,推、揉、搓、掐、点、扣……一招一式都有着很多讲究。盲人师傅称,仅一个“揉”的动作,姿势或是力道稍微一改变,就能让顾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,一种像棍子,一种像球。他们必须根据顾客的需求,为顾客找出最适合的按摩方法。学习了大约半小时,记者终于学会了一种手法,此时已经是大汗淋漓,腰酸背疼,胳膊也沉得抬不起来。

盲人师傅告诉记者,按摩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,一般来的顾客都是在腰部或者颈椎有一些损伤。然而事实上,他们作为按摩

师,都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和颈椎的劳损,不少同行朋友到老年时都患上了高血压、脑血栓等疾病,就和平时工作用力,血液往脑部集中有关。

尽管按摩时间不长,但是记者感到非常累。由于看不见,所以在按摩时要有独特的寻找穴位的方式。盲人师傅告诉记者,一般他们是以顾客的肩胛骨和脊柱为参照物来寻找穴位,一下子就能找到,可是记者闭上眼睛,手感上非常陌生,基本上就处于一片茫然之中。

盲人师傅还告诉记者,尽管大多数盲人都是以按摩为主要工作,但是现在盲人按摩生意越来越不好做。一些消费者在按摩时喜欢选择较为高档的休闲场所,比较有面子。而盲人由于资本有限,大多数只有很小的店面,顾客主要是以小区里的回头客为主。



▲好心人搀扶本报记者走下公交车。 本报记者 刘丽 摄



▲小学生领着本报记者过马路。 本报记者 刘丽 摄

关爱,能带来光明

一天的“盲人”生活结束了。从一开始面对黑暗的恐惧无助,到后来很多次的热泪盈眶,一整天,我心中都充满了浓浓的幸福感。

记得那双温暖的手,她轻轻牵过我的手,带我走到正确的位置;记得在盲道上有人慌乱地将停靠的电动车移开……

盲人看不见这个世界,所以只能靠听觉和触觉来认识周围的世界。在一个人的黑暗中,伸出来的一双扶持的

手,总是让人感觉格外的温暖。

通过这次经历,我忽然反观到我们的不足。平时我们总是爱抱怨这个世界,嫌它不够温暖,嫌生活太累,而实际上,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苛责。关心一直都在身边,只是我们有时候会故意蒙上眼,装作看不见。

同时,我也发现,自己一个举手之劳或许就给别人搭了个桥,铺了条路,甚至是点亮了一盏灯,照亮了他们心中的光明。(杨璐)

盲人故事

怕遗传,没有要孩子

盲人夫妇王爱民和李玲住擂鼓石路上的幸福小区,他们在家中开了一个小小的盲人按摩店。不大的房子,阳光最充足的主卧装了几张按摩床,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,整个房间整洁地一尘不染。

王爱民家中家具很少,只有必需的几件,所以本来不大的房间显得空间感十足。尽管眼睛看不见,但是他们在房间里几乎畅通无阻。他们告诉记者,由于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,他们心中有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,所以从来不会被磕碰到。

出门买生活必需品是他们比较困难的事情。李玲告诉记者,一般他们喜欢在小区门口乘8路车到易初莲花买东西,主要是交通方便。在站牌等车时,他们就仔细听公交车的报站。有时候公交车不报站,或者离站牌较远,他们听不见就只能等很长时间,直到遇见报站的公交车。而到了超市,他们一般直接先找导购,在导购的带领下拿去需要的东西。

钱是生活的必需品。王爱民李玲夫妇都可以通过人民币上的盲人点来辨认钱币的价值。“一般较新的钱很好分辨,一些旧的、面值小的钱就不大好辨认。”李玲告诉记者,他们还没有收到过假钱,但是她有一位开店的盲人朋友就曾经收到过100元的假钱,当时不但白给那人按摩了半天,还找给那人80元的真钱。“但是我们都觉得那只是个别现象,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”李玲说。

王爱民告诉记者,他曾经去福建打工十几年,期间为孔令辉、伏明霞等一些大牌明星按摩过,并和他们合过影。所以尽管看不见这个世界,他们还是觉得生活非常丰富多彩。

王爱民喜欢听评书,听收音机。前段时间他的朋友送给他一套旧电脑,盲人的电脑没有显示器,安装了王永德读频软件后,靠听软件的声音来操作电脑。他熟练地击打着键盘,电脑里就传出王菲清澈的歌声。

作为一个盲人,王爱民说,他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。“你对别人很友善,别人也会同样这样对待你。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,所以我们也希望周围的人能感受到来自我们的友善,这样我们都幸福。”王爱民说。

他们也有遗憾。王爱民告诉记者,他和妻子李玲结婚十几年了,一直想要孩子,但是几经考虑,还是没有要。“我怕孩子会遗传我们的眼疾,害怕我们照顾不了他,也害怕他们会和我们有一样的命运。”



王爱民、李玲夫妇在上网。 本报记者 刘丽 摄